

大家

任继愈书信见人格魅力

□柳哲

新春之际，整理旧物，找出学界泰斗任继愈先生的一封信，可以管窥他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！任继愈先生不以“全能全家”自居，实事求是，谦逊美德，令我钦佩不已！

这封信，写于1998年4月19日。信是这样写的：“惠函收到，曹聚仁先生是我国有贡献的文学家，此事如由文艺、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发起，于理较顺，也会得到广泛响应的。如有北大的师生发起，到了一定的规模，我可以支持，我没有资格牵头。我所从事的领域，只是哲学方面，到处插手，好像成了一方面的专业人员，能通晓一切行业，我不喜欢这样做，我的发言权，只限于哲学、史学这个小范围内。”

信写得不长，仅仅一页纸，但任先生严谨治学的风格跃然纸上。记得当时，我在北大旁听，同时在北大出版社兼职，利用业余时间，研究著名作家、学者、记者曹聚仁先生。在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与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等人的支持下，我以个人之力量，筹办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。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名流的参与支持，我曾冒昧写信给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北大校友任继愈先生，恳请他的支持。

信寄出后不久，很快就收到了年届高龄的任先生的亲笔回

信，至为欣慰。任先生对曹聚仁先生在文学上的成就，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建议由“文艺、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发起”“如有北大的师生发起，到了一定的规模，我可以支持”。继而他袒露心迹说：“我所从事的领域，只是哲学方面，到处插手，好像成了一方面的专业人员，能通晓一切行业，我不喜欢这样做，我的发言权，只限于哲学、史学这个小范围内。”来信充分体现了任先生温和谦逊，实事求是的风格，他不好大喜功，不徒有虚名，有一是一，不愿“到处插手”，不以“全能专家”自居。

任先生的来信，让我不禁想起

虚怀若谷的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。他晚年，曾亲自撰文“三辞”——国学大师、学界泰斗、国宝，他耻于沽名钓誉，不愿徒有虚名。季羨林先生如此，任继愈先生何尝不如此！

任继愈先生，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，对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，能够在百忙之中亲笔回信，实在精神可嘉！

任继愈先生，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多年，但他的音容笑貌与高风亮节，将深藏我的心中。他的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，对于华而不实、沽名钓誉者，仍是对症的良药！（作者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）

三月春风是有色彩的，它吹绿希望，吹暖江水，吹得阳春风和日丽，吹得子规儿啼红漫山杜鹃。

一望无际的油菜花、柔美舒展的柳枝、蜂蝶飞舞的气象，春风吹绿江南，明月高照山水。桃花是三月春风的花色，梨花是三月春风的花意，春雨是三月春风的花泪，燕子是三月春风的花心。大雁在三月飞来，江浪拍岸的风情仿佛仙女散花，仿佛鹰在长空的飞行俯视漫山希望。茶山之上轻云浮动，美丽的少女吟唱山歌，春天柔美，春风沉醉，爱情的原色是少女的歌唱，是花朵绽放山谷激荡的色彩。

三月春风敞情怀，萌动的土地铺开梦幻，绿意柔软而静美，小溪揉痒般流淌，一座农家小院有红杏出墙，还有白菜花开得热闹，冬青树更加庄严，抽苔生长的所有植物，在三月春风的吹拂中情意纷飞。为此我想，三月春风入画廊，人间春意涂色香，我朦胧的遐想潮涨潮落。在三月，春风吹出了一派生动的大幅画卷，春天的主题显得宏大而灿烂，它复活了温暖的山水，它在耕种的田园散发着热情与活力。

“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”。可见春风吹出了优美的人居环境，从古至今，让热爱它的诗人们情有独钟，而且美丽生动地成为了一幅幅不朽的人文美景。我曾经听人说，二月春风似剪刀，三月春风春意闹。也就是说，春天的气象，某种意义上是春风吹奏的音乐与浪漫，是春风营造的伤痛与美丽，是春风展示的热情与精神，是春风表达的生命与风采。

春风是一滴水，滋润了一寸一寸土地；春风是一缕阳光，照亮了寒意复苏的黑暗；春风是一颗粮食，哺育了大地上所有的生命；春风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美丽深情，让世界变得繁花似锦。春风吹过湿漉漉的青石板，春风吹过好月圆的湖畔，春风吹过小桥流水，春风吹过高山劲松，而我总是想起小时候撑着的一只油脂伞，在春风中行走，在春雨中流连，在春色中变得虚无缥缈。

我的一位朋友说，他读《论语》如沐浴三月春风，因为他在清新而悠远的文化感悟中显得精神充沛而思想快乐。我曾经听过一首电影主题曲：“三月里刮春风，柳条儿泛了青，不是那春风吻翠柳，柳条还在睡梦中。”其实我多么希望自己是睡梦中的柳条，像朋友一样，在不知不觉中享受三月春风的抚慰和亲近。

有一年我去北方，感受到北方的三月春风，远没有南方的三月春风那么让你人情意绵绵——它没有春风吹拂中的绿意温暖，飞扬的尘沙淹没诗意风景；也没有淅淅沥沥的春雨缠绵，更没有风筝腾空扶摇直上，或者到鸟儿欢叫着自由飞翔。

那天与我同去友人的小女儿异常兴奋，叽叽喳喳地像一只小麻雀，见此情景我笑着对朋友说，她女儿太天真可爱了，她红扑扑的小脸和晶莹的小眼睛，多么像三月春风的热情，像蝴蝶翩飞的快乐，像春天的色彩呈现给大自然的春天喜悦。

朋友笑了，他说三月春风吹起悄然复活的自然生命，温顺、柔软而旷达，呈现出生命朝气，表达了美丽世界的温婉情怀。

随笔

三月春风

□鲍安顺

生活点滴

爱恨微信

□刘晓燕

作为集发送语音、图片、视频、文字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微信，因其快速灵活和智能零资费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和欢迎，扫视周围专心致志的“低头族”，大都是微信的拥趸。

自从我手机上了微信，无论喜欢与不喜欢，朋友圈的内容就成了不得不接收的信息。每天都有生肖星座的运势，铺天盖地的养生心得，而各种口味灌得人反胃的心灵鸡汤和谣言惑众的不实消息，以及“如不转发，必遭灾祸”之类的诅咒，让人不断拉低判断能力而郁闷不已，真正高品质的消息却凤毛麟角。

这还不够，微信作为时下最热门的社交信息平台，正风生水起地演变成微信商城，一些精明的“圈友”摇身成了“微商”，每天通过朋友圈兜售商品，你明知是“杀熟”，还得给个面子。同时，因为这个圈子里有你的亲朋好友、同事上级，甚至业务客户，你也不敢大意。转发的内容得彰显思想水平有内涵；原创的内容得有个性还不能得罪了谁；秀恩爱晒幸福拉仇恨都要在不显山露水的境界中完成，真是费尽了心思。想离开吗？也不那么容易。那天遇到兰，她质问我圈里咋不见你了，怎么，闪我们呀。

如果说主动分享被动接受的微信朋友圈，你多少还能当点人家，那么，深陷网络的微信人，正在改变生活的社交模式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坐在被窝里看书，手机屏幕上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侄女的微信：“姑姑，别看得太晚，早点儿睡觉。”这信息让我既温暖又伤心。温暖的是，侄女关心我；伤心的是，她就坐在我对面，竟然用这种方式与我沟通。难道，她跟我说句话很困难吗？我忽然有一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却隔着千山万水的悲凉感觉。

想想这种状态，似乎好久了。首先，一家人之间，会为争论一个小小话题，口沫横飞、面红耳赤；现在，吵吵嚷嚷的客厅变得格外冷清，不再争争吵吵，戴着耳机，静静地拿着ipad或智能手机，沉溺在自己的虚拟世界里。单位里也一样。以前上班时，接听电话声，同事间呼叫声，工作意见交流声，让人感觉热火朝天。同事间的小摩擦，也大多

通过面对面对交流，或者打扑克、下象棋得以解决和释怀；现在上班，几乎鸦雀无声，大家各忙各的事，各上各的网，各玩各的微信，很少有人为工作交流、辩论。有了小矛盾，也是在微信群里发一些冠冕堂皇却言之无物的帖子。网络，已经让人们程式化了。

不可否认，时尚的手机微信确实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效率，但也剥夺了我们最简单、最原始、最天然的沟通快乐感和温暖感，它让我们与身边最值得珍惜的亲人和朋友越来越疏远。想想看，自己有多久没有跟朋友面对面地侃大山、吹牛皮、喝茶打牌吃火锅？微信如影随形、手机寸步不离的我们，已不由自主地被手机“绑架”，网络正在一点点吞噬我们生活交流的原生态。

有人说，世界上最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在玩手机。手机不错，微信也不错，错在玩家，所谓微信深似海，一玩误终身。我怀念我多见面常聚集的真正朋友们，我想回到原来的那个朋友圈！

视觉



蜂鸟

高星摄

现代诗

竹简

□石泽丰

竹制的利器
从刀刃的锋芒走出
突破马蹄和岁月的重围
开弓引箭

从此，古代战争
踏遍山河
竹隐忍着疼痛

镌刻出
深居简出的教训和忠诚

翻阅千卷兵书、史话
卷卷浪涛轰鸣
一个个王朝的背影
在豆灯的心里
老了光阴

读书

女人读女人

——读《临水照花人》有感

□李红艳

透过玻璃，窗外月闲风轻，早春的夜晚更是寂静无一丝虫鸣。读一本女人写女人的书，想必《临水照花人》的作者王玉洁也是这般。她以细腻的女性的视角，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穿越时空，逆历史长河而上，斟一杯清酒，与临水的花人对酌，清浅人生……我亦如旁观者，聆听，喜人所喜，泣人所泣。

“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”，多少女子的一生心愿。一曲《凤求凰》，卓文君为爱私奔，当街卖酒，今富可敌国的父亲颜面扫地，只是恩爱过后，纵使情深义重也难抵男人官场得意、新妾娇媚。凄凄卓文君，一首《白头吟》只换回司马相如十三字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”，唯少一“忆”。痴痴如文君，一封《怨郎诗》“郎啊郎，恨不得下一世，你为女来我做男。”是文君卓世的才华，还是官场的险恶，终换回了相如郎，从此厮守，不入仕宦，也不枉情深意长，私奔一场。
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千年之后的纳兰公子是否也在为班婕妤感慨唏嘘，初遇成帝，被惊为天人，享尽帝恩。贤德、恩宠、美貌、才情可谓集千般于一身，尽享属于她的美好时代。不幸的是，她不该和赵飞燕一个朝代，而且恰好又遇见同一个男人，倾国倾城，娇小轻盈，立手掌而舞……汉帝沦陷于舞裙之下，就连整个汉官都是赵氏姐妹的舞台。长信宫里秋风起，孤寂和泪，空留一曲《团扇歌》。

人生若总像恋人刚刚相识的时候，那样甜蜜，那样深情，那样快乐和美好，该有多好啊！有人说，在古代“四大才女”中，蔡文姬的命运最苦。我只想说，蔡文姬的经历坎坷，但她最终是幸福的！

蔡文姬有幸从小饱读诗书，儒染出众。然而，才女也难逃命运的责难。蔡文姬新婚亡夫，又遇国破家亡，被掳匈奴。还好，也许是文姬的美貌和骨子里诗书熏陶的气质，没有让她沦为胡人的下人，她成为了匈奴王的女人。大漠黄沙十二年，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文姬突然被赎回大汉。幸？不幸？已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左右自己的命运。骨肉故国两

难全，唯奏《胡笳十八拍》。后来，曹操为她又择选了夫君。再后，夫妇隐退山林，弹琴赋辞，两情相悦，安之若素，也算半世安宁，结局圆满了吧！

作者文中提到了曹操。女人就是这有想象力。她猜想曹操一定也曾对佳人动过心，只是那时的曹操还未成大器，且身材粗短，相貌平庸，故不敢高攀，遗憾无缘。

我不禁也思想翩翩：若是曹操勇敢一些，象司马相如追卓文君一样，历史会不会重演，至少蔡文姬的人生会改写。演义的历史和民间戏剧，把曹操塑造地无比奸诈忤逆。然而试想风雨飘摇、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，就算曹操不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，其他枭雄也会取而代之。放眼乱世，谁又有曹操的鸿才伟略：文定建安，武定邦国。曹操的《观沧海》《短歌行》至今让人传唱，文姬若嫁曹操，也不失为才子佳人、英雄美女了。

古往今来，诗词文藻，如论奇女，李清照当之无愧。李清照的童年是幸福的，婚姻也是美满的。“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”“夹衫著者心情好”，字里行间无不俏皮灵动。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，恩爱情深跃然纸上。就连夫妻小别也因诗词变得那么华美：“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”“莫道不消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如果时光一直这么美好，赏金石，论诗词，著书玩古，相偕至老，那该是一段古往今来都令世人羡慕的神侣佳话。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残酷，现代是，古代也是。赵明诚走了，李清照的中年在不断失去中辗转流离。逃亡路上，有着多少家仇国恨，在南宋历史的天空，李清照永远都是一颗璀璨夺目的珍珠。

上官婉儿也是古代“四大才女”之一。她能行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权，除了她的盖世才华外，我想，她一定深谙权术吧！她侍两代君主，周旋于武李王朝之间，并肩负编撰国史大任。如果说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，下启开元盛世，那么，上官婉儿也功不可没！

……

掩卷无声。

投稿邮箱：jzrbqzk4@163.com

乡财政所长柴忠，1962年参加工作时才22岁，人称小柴，仿佛才一眨眼，已过去36年，如今，他成了老柴，再有两年就要退休了。

老柴为人忠厚，性情开朗，常常一副笑模样，很少给谁瞪眼红脸。他脑筋灵活，工作较真，再皱巴难办的事也能拨拉得平展熨帖。领导交办啥事，更是“吐口唾沫就是钉，咱一定得指哪打哪！”乡财政所被他拾掇得上下称道，连哪都受人敬重，很有面子。“人活脸，树活皮”，老柴很看重一张脸面。

这些年，一向不畏难事的老柴遭遇了“硬骨头”，任老牙啃啥都咬嚼不动。他没了指模样，终日皱眉不展。尤其乡长找他谈话后，他的老脸更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仿佛泰山一下压过来，他立马就要憋成相片……一向多谋善断的老柴，这会成了耍把戏的躺地上——没了法子。

这“硬骨头”可咋啃？老柴有个儿子，都是农民。大毛婚后生了一双儿女，按计划生育政策，生了二胎得结扎。可媳妇太娇气，怕疼，还怕落下后遗症，软抵硬抗着高低不结扎。二毛媳妇生一男孩，今年两岁，按要取得采取避孕措施，参加孕检。可她既没采取避孕措施，又不参加孕检，找各种理由搪塞，软磨着和计生政策叫板。她俩一不顺丝条，村里的育龄妇女可算拿了“有尼巴烧饼”，说：“乡干部家媳妇能特殊，咱也不是软柿子！”村里的计生工作由此梗阻，再也无法推动。

选爹

□基民

们们的事，老柴从不过问，何况这事还牵涉儿媳。可是，不中。那天，乡计生办主任找他，很严肃地指出问题后，让他回家做劝导工作。他受命劝说俩儿子，可都一推六二五，说不当媳妇家，要老爹亲自去说。老柴舍上脸面找俩儿媳时，却不见儿媳踪影，一连几天都躲着。老柴很窝火，想臭骂他们一顿，又觉得不解决啥问题，只好恶气变好话劝儿们再去找媳妇。俩人都说去找，可几天过去了，都是只做样子根本不真心去找。计生工作不等人，乡长扯急了，亲自找老柴，脸铁青得吓人，说：“老柴呀，看你是老同志，不想玩‘实活儿’，现在看是不中了。还是那句话，谁家孩子哭了谁哄，不管使啥法，俩媳妇必须拿下，这关系到你村和全乡的工作，非同小可。要是拿不下，不客气，按乡里的规矩，你就不要再来上班了……”老柴知道，这是要相开除，可不仅说了，已有兑现的先例，他可不愿丢人打家伙。但，从小惯大的俩儿子，硬不配合，岂不活活难死老爹！他关住门，在办公室绞

尽脑汁思谋一下午，直到天黑，算是有点底数，便骑车往家走。

一进家门，老柴手捂心口，脸作痛苦状。妻问，他说胃疼，让做酸汤面叶。俩儿子慌了神，忙问。他先是不理，问急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问啥！都嫌我活着绊脚，这一病，好歹快点死了，你们不正好高兴！”俩儿子一边不好意思地给爹赔笑脸说好话，一边要拉爹去看医生。老柴伸手一推，说：“一边去，管不住自家媳妇，我死都不叫你俩管！”俩儿子知道爹害的是心病，真动了劝媳妇服软的心思。可如今的媳妇也不是瓤茬。说轻了，她不当回事；说重了，哭鼻涕泪把心给你泡软；变脸色打架闹仗，倒能见效，可伤筋动骨坏感情，心下不忍。看来啥时能做通工作，俩儿子心里也没个底数。

第二天，老柴去市医院见过赵大夫，回村又去前院看望了患胃癌卧床的大哥。下午，他吩咐妻准备酒菜，晚上叫俩儿子参加家庭会议。妻问有啥事，他嘱妻别多言，只管照办。

酒菜上齐，人到齐，俩儿子正不知爹耍啥招，老柴开口了，说：“家庭